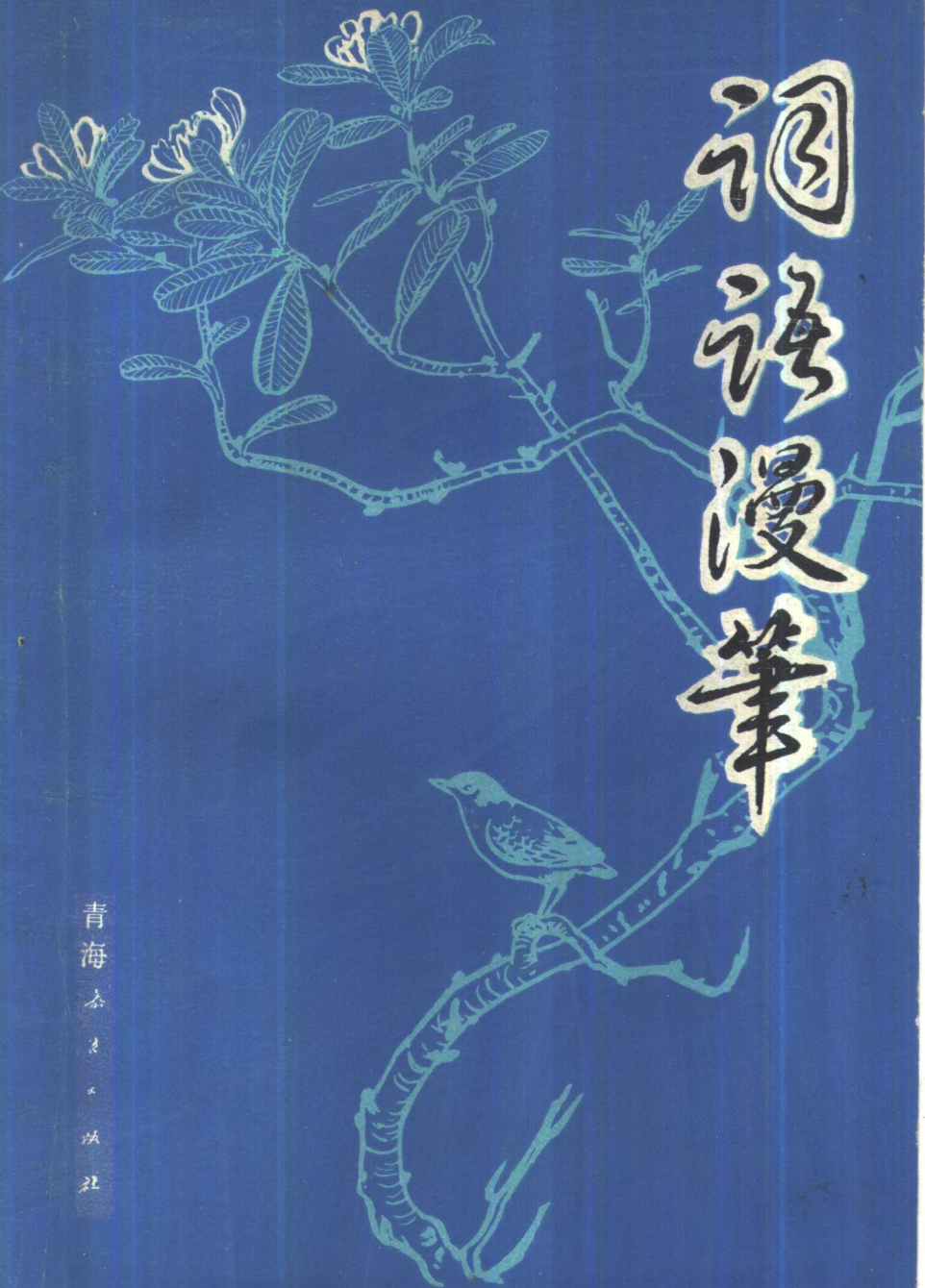


词话漫笔



青海
省
人
民
出
版
社

词语漫笔

胡安良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词语漫笔

胡安良 著

青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25 字数87,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

书号：7198·003

定价：0.35

出版说明

这本集子里收集了作者近年来陆续写成的七篇有关语文方面的杂感和随笔。第一、二、三篇谈修辞问题；第四、五篇谈词汇问题；第六、七篇谈语法问题。文章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叙述简明扼要，举例精当，通俗易懂，适宜于中小学语文教师、大学文科学生以及一般语文工作者和爱好者参考。

这些文章，曾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出版前，作者作了一些增补、修正。

一九八〇年九月

目 录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为容易却艰辛·····	1
——论意义的锤炼	
锵锵振金玉 句句欲飞鸣·····	20
——试谈词语的声音美	
“复辞”琐议·····	50
古文词义辨析中的几个问题·····	61
古文今译和词的感情色彩·····	81
“之”字分解·····	88
“有以”、“无以”试析·····	119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为容易却艰辛

——论意义的锤炼

词语锤炼，古人叫做“炼字”。这是我国文人历代相传的用词艺术。锤炼的目的，在于寻求那些既生动贴切而又新鲜活泼的词语来表现人和事物，就是说不仅要求词语用得对，还要求用得好。

锤炼词语，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绝不能随手拈来，马虎从事。唐代皮日休说：“百炼为字，千炼成句。”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改”完后又“吟”，“吟”完后又“改”。他又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决不因循陈套，妄自满足，总想写出独特的东西来。“推敲”故事的主角贾岛，更是感情深沉地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方干也说：“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在令人百读不厌的优秀诗词中，有时一个字往往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一个字可以写活一种境界。

古代著名作家不仅十分重视炼字的功夫，而且发表过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认为：“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浩然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诗人玉屑》中说：“作诗在于炼字，如老杜‘飞星过水白，落叶动沙虚’，是炼中间一字；‘地坼江帆隐，天

‘清木叶闻’，是炼末后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诗》云：‘红入桃花嫩，春归柳叶新’，若非‘入’与‘归’二字，则与儿童之诗何异。”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研究词语的锤炼，很有启发。

词语的锤炼和同义词的选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属于同一意义范畴，而前者往往超出同一意义范畴，经过千锤百炼而达到了词语的艺术化境界。试比较下面两例：

①望长城内外，

惟馀莽莽，

.....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毛泽东《沁园春·雪》）

②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例①“望长城内外”有豪情满怀，雄视远眺的风度；“看红装素裹”则洋溢着喜极爱极，细观细看的韵味。例②写鹰，不用“鹰翔”而用“鹰击”；写鱼，不用“鱼游”，而用“鱼翔”。前者力中见美，为燕雀飞势之莫及；后者更是出神入化，生气盎然，那鱼儿的矫捷轻灵之态，简直是呼之欲出了。

“望、看”，“击、翔”用得异常准确，创造出动人的深远的意境。这种佳词妙语，是反复推敲而得来的。然而，

“望”和“看”在句中虽然象是各自结在原藤上的瓜一样，互易不得，但它们毕竟是同一意义的动词，属于同一意义范畴，而“击”和“飞”，“翔”和“游”，都不是近义词，它们超出了同一意义范畴，不属于一般的词语选择。

词语锤炼需要语言富于创新精神。所谓“创新”，并不要求我们去追求那些艳词丽句，也不要求另创新词，许多看来异常平淡的词语，只要调遣得体，就能淡中藏美，淡中寓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据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陈从易得到一部杜诗集，其中《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一诗中有“身轻一鸟×，枪急万人呼”句，“鸟”下缺一字。陈从易就和几位朋友来补：有说“疾”，有说“起”，有说“落”，有说“下”，谁也不能决定用哪个字最恰当。以后又得到一部完整的杜诗集。一对，原来是“过”字，众皆叹服。离开句子，很难说“过”比“疾”、“起”、“落”、“下”生动形象，而用在这里，作用就大不相同。只有“过”字，才能最确切地形容出蔡希鲁在战场上的矫捷驰骋。又如杜诗“狂风挽断最长条”里的“挽”字，并不比“吹”、“折”、“刮”等字有何特殊之处，但写春天的急风吹断柳条，用“挽”字最为确切：“挽”字柔中带劲，若用“吹”、“折”、“刮”等字代之，诗句即因之减色。

要经常从生活的无穷源泉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用词技巧，不断创新；否则就会导致前人艺术语言的重复，形成简单的公式套用，使用词技巧失去表现力，这样就可能达到推陈出新的要求。

欲辟新境，务去陈言。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解释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的“陈言”时指出：“所谓陈言者，非必剽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艺概》卷一《文概》）可见陈言包括内容和语言两个方面。单就内容和表现手法而言，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少作品在题材选择、构思角度，甚至于遣词用字上都仿佛出于一炉。

语言上的“陈”，是指用词缺乏独创精神，只知剽袭、重复前人的言辞。陈言还应该包括那些貌似奇伟精雅的惯用套语。比如：描写景物，则“风景如画”，展望未来，则“前程似锦”，抒发感情，必“豪情满怀”，……不是说这些词语本身不好，这些词语对于它所描述的事物，它所表现的体裁是吻合的，但是，用得太多，就不能不使人生厌了。因为“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目为臭腐？”（刘大槩《论文偶记》）一味因袭前人，是不能准确表达现实的内容的。姜白石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白石诗说》）在锤炼词语时，要强调“词必己出”“自树立不因循”，要有“点铁成金”的革命精神，要具备“吐糟粕而吸菁华，略形貌而取神骨”的本领，切忌拾人牙慧，直用古人。“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戴复古《论诗十绝》）。去陈言并非为了求僻，而是为了写出内容充实语言生动新颖的作品来。

古人认为：要写好文章，就要下一番“熔裁”之功。“熔”就是炼意，“裁”是炼字。或者叫内容的精炼和形式

的提炼。锤炼词语，必须从内容着眼，“系于意而不系于文”（白居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严肃态度，当然值得提倡；但是正如清代画家戴醇士在议论绘画的艺术效果时所指出的：“令人惊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惊、喜、思这三种不同的艺术效果是相辅相成的。从写作的要求看，“令人思”尤显重要。文欲使人惊使人喜，必先使人思。要使人思，首先要有好的主题，好的构思，要有精邃的思想内容。一篇充斥着空洞说教和陈词滥调的文章，即使披上一件“镂金错彩”的外衣，想要使人惊也是“惊”不起来的。

确切的含义，是作者对客观事物深入观察揣摩，积累了鲜明深刻的印象，经过认真的提炼和细致的剪裁，用高度概括凝炼的词语表现出来的。含义的锤炼，内容十分复杂，很难简单地用几条规则来概括它的全部规律。下面只介绍几种常见的锤炼方法。

一、寓繁于简

词语锤炼固然需要删除浮词，但更重要的是要寻觅精约而又准确的词语来表达内容。前人形容文辞之精妙为“自铸伟词”，用“铸”字来表明遣词造句之艰辛，是有道理的。

一个词孤零零地放在那里，是无所谓生动不生动的；一旦入句，经作者巧妙地调遣，就能放出新颖的光彩，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创造出特殊的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回味无穷。因此，锤炼词语，要充分发挥词语的表现力，扩大词义的含量。

所谓寓繁于简，是指用词要有高度的概括性与联想性。

如同绘画一样，作者要善于将纷繁的客观事物作概括的艺术处理。要删繁为简，做到用词简练而有塑造力。

（一）发现最富于特征的动作、姿态、表情和语言，用最准确的词语集中、突出地揭示人物的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

唐李翱在《复性书上》里指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感情是内在的东西，但它必须通过外在的形式表达出来：喜则笑，哀则泣，怒则挥舞拳头，……任何感情都要通过动作流露出来。根据这一生活体验，人们便运用有形的动作来揭示无形的感情。描写要扣人心弦，关键在于变内在为外在，化主观为客观，把思想感情生动鲜明地呈现出来，让人们得以具体感知。

例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中的“见”字，有的本子也作“望”。究竟哪一个字好？从诗的意境和人物的心情看，用“见”为妙：陶渊明在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合。“见”不仅写出“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的情景，而且还把陶渊明那种闲逸自得，悠然忘怀的神情勾画出来；如改为“望”，使人感到陶渊明是“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就不会有什么余蕴了。

杜甫《羌村三首》第一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句，不用“见”，而用“怪”，因为“怪”字能把长期离乱，不意相见的万分惊讶，悲喜交集的情状表现得更为突出。

人物描写要抓住重点。鲁迅先生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里指出：“……要极俭省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

毫无意思。”“不但是身体的形状、面容、姿态和姿势，就是行动和事迹，语言和声音以及它们在不同生活情况中的千变万化，全都要由艺术化成眼睛，人们从这眼睛里就可以认识到内在的无限的自由的心灵。”（黑格尔《美学》）善于运用眼睛细微地表达内在的感情，这是演员的特殊技能。优秀演员的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能透露出许多具体而又复杂的感情。鲁迅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就很重视对眼睛的描写。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通过她眼睛的变化，反映她精神的变化，表现她被迫害的悲惨遭遇，真是深刻极了。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写楚王和左右预谋侮辱晏子的办法。在演出预定的诡计，满以为晏子会无辞以对而俯首受辱的时候，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一个“视”字，刻画出楚王自以为阴谋得逞的神情、姿态，真是维妙维肖！《史记·项羽本纪》在记叙鸿门宴的具体情况一段中，通过对樊哙眼睛的描绘，写其勇猛忠贞，形象鲜明突出：“哙……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再看下例：

③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

（欧阳修《卖油翁》）

卖油翁视射技如酌油，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地方。作者描写卖油翁观看陈尧咨射箭时的目态是“立睨”。这一“睨”字用得极传神，它准确地表现出卖油翁的神态和性格特征。“睨”是斜着眼睛看，在例③里含有漫不经心的情味。这正是卖油翁并不十分看重善射这件事的内在思想的自

然流露。

但是，陈尧咨毕竟射技高超，“发矢十中八九”，这又是卖油翁“久而不去”，细心观察的结果。卖油翁对陈尧咨的射技并非“啧啧称羨”，而是“但微颌之”，略表赞许。这“微”字用得十分精当、准确。不赞许，与情理不合。如果完全小视陈尧咨的射技，应该是不屑一顾，为何还“久而不去”，长时间地观看呢？如果是大加赞许，那又与卖油翁的性格特征不符。只有这“微”字，才能做到恰如其分，文与情合。

④相如持其壁睨柱，欲以击柱。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一个“睨”字，传神地突现了相如凛然不可侵犯的形象。

在人物画中，画家很重视手的描绘和刻画。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说：“手应该象脸一样地富有表情。”人的脸有喜怒哀乐等表情，手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情：热情的、轻松的、紧张的、粗暴的、无力的，等等。作者细心刻画人物的双手，对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起着重要的作用。手的表情之丰富，有时甚至连语言也难以表达，如鲁迅这样描写孔乙己：

⑤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鲁迅《孔乙己》）

例⑤深刻地显示出生活的变化，写出了孔乙己濒临生活的末路。“摸出四文大钱”，实属“尽其所有，倾囊沽酒。”如果袋中钱多，一抓一把，何必下手去摸？即使钱少，要是孔

乙己手腕灵便，一掏就出，也不必插手袋中去摸。可是，这时的孔乙己，已经经历了难以言状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摧残，心残身残，瘦骨嶙峋，面如焦土，手似枯枝。用那只痉挛的手想从袋里拿出仅剩的四文铜钱，确实是要“摸”一番的！这个“摸”字，极其精当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深刻预示了孔乙己悲惨的结局。

老舍说：“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作者笔下的台词，使人物“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一出好剧，莫不在角色的语言上，表现出作者炼字的功力。

话剧《于无声处》里何为的许多诙谐言辞，幽默语调，听来可笑，想想欲哭。这些妙语，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心情，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如他自嘲地说：“不能走‘白专道路’，只好走‘白痴道路’。”“上边希望我们研究一种普及的手术——‘钳口术’”等等。在“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统治下，说真话是犯罪的，许多青年不满现状，苦闷彷徨，只好采取何为那种玩世不恭，消极抵抗的斗争方式。何为的嬉笑怒骂，都是用来绘制形象，抒发感情，讽喻丑恶，鞭笞腐朽的，都是针对“四人帮”及其反动思潮的。

（二）抓住客观事物的准确态势，仔细比较，反复斟酌，选定最恰当的词语，言以称物，起到“藏颖词间”，“露锋文外”（《文心雕龙·隐秀》）的表达效果。

如臧克家写《难民》一诗，为了寻求意境，进行过反复的推敲。诗的第二句原作“黄昏里煽动着归鸦的翅膀”。觉得不好，改成“黄昏里还辨得出归鸦的翅膀”，仍不满意，又改成“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最后这句才表现出黄昏归

鸦的艺术境界。正象作者本人所分析的：“请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样一个景象：黄昏朦胧，归鸦满天，黄昏的颜色一霎一霎的浓，乌鸦的翅膀一霎一霎的淡，最后两者渐不可分，好似乌鸦翅膀的黑色被黄昏溶化了。”（《写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

《红旗歌谣》里的《小蓬船》，在进行最后一次修改前，第二小节是：

⑥小蓬船，装粪来，
橹摇歌响悠悠然，
来自柳树云，
进入桃花山。

诗句本来已经相当凝炼，但作者又经过一番琢磨，把末后两句改成“穿过柳树云，融进桃花山。”这样一改，意境全然不同：在茂密如云的翠柳间，小蓬船轻捷“穿过”，既使人看到了异常明媚的远景，又使人想见运肥的繁忙。而小蓬船越划越近，一直到缓缓“融进”那色彩鲜艳的“桃花山”，把读者的视线引向悠远的画境，诗情益增。“穿过”和“融进”两个动词的改动，给这首民歌增添了丰富的情态和空间距离的美感。

杜甫《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句，春雨“潜”入，点明来势不猛；“润”物无声，衬出细雨和风。“潜”字刻画出了雨的态势，“润”字极写雨的功能；“入夜”更见“潜”的机密，“无声”尤显“润”的谨细。无知之雨竟然随人意按时前来，着意滋养万物，这不正是诗人观察深刻的反映吗？此两联从听觉上描写好雨降临，清夜

倾听，喜悦之态，宛然可见。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句中锤炼的对象常常是动词谓语。如果选用一般的动词，虽然也可以表现人物，可是由于人物神态和动作选择得不典型，就会使人物形象暗无光彩。动词选用得当，才能生动感人，人物精神面貌也更鲜明突出。

二、寓静于动

不仅动态的事物要选用最贴切最传神的动词来表现它，就是静态的东西，也可以通过联想，用动态的词语去烘托它，渲染它，使之栩栩如生。宋祁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中，“闹”字的妙处，也正在这里。春意盎然，特点在于大自然的活力。“春意闹”，使静中显动。鸟语花香，跃然纸上。因此，作家曹禺认为，“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对我们今日的一个美妙的比喻。他说：“在我们祖国的大气中，春意已然不是在荡漾，而是在闹着，在叫着，在渗透着我们的周身。”（曹禺《红杏枝头春意闹》）王维“千山响杜鹃”的“响”字，正与此同一妙用。他既不用“鸣”（如“一鸣一声肠一断”），也不说“啼”（如“扬州花落子规啼”），却用了一个“响”字，使古木阴森万壑寂静的幽深境地，突然山鸣谷应，一下子醒跃起来。这样写，连人的感情，也显得活泼生动。王维的诗，“响”字用得极活。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也与山、谷相照应，空谷回声，最能动人遐想，开阔了诗的境界。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群山万壑赴荆门”句的“赴”字是一个动态的词，这里用来描写三峡的山连山，在奔腾直

泻的长江两岸，其势亦如奔赴。这不仅写出了“形”，而且写出了“力”。李白《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句，写细观山景，用一“出”字，静山顿显动态，突现了天门山的奇特。

又如：

⑦他凝视着王公伯。……忽然，一种已经淡漠了的记忆闯进了小陈的心里，并且如此强烈地震动着他的心。

（王亚平《神圣的使命》）

不说“……记忆浮现在……脑海里”，而用“……记忆闯进了……心里”，因为“闯”这个动作性甚强的动词更能显示记忆“闪现”之快，印象之深。

⑧短短的三十秒里，我们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扑到了眼前，黄河、长江的浪头在胸中滚动。

（刘心武《没有讲完的课》）

著一“扑”字，中华民族受屈辱的历史画面瞬间一幅接一幅地涌入眼帘：帝国主义的炮舰铁骑，从东南西北一齐杀来，把魔爪伸进中国。义和团的勇士们倒在强悍的帝国主义制造的血海里……多少爱国志士满腔热血，付之东流，半世奔波，终身含恨，中华大地，黑夜沉沉……。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在本世纪内攀登四个现代化的高峰，徐老师决心顶着“四人帮”的寒风逆流，讲好激光知识这一课。

三、寓抽象于具体

抽象的生活，抽象的情景是不存在的。无论什么事物，总有它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客观联系。例如，提到“青春”，人们就会想到朝气蓬勃、勇往直前；赞扬一种突兀峥